



野客叢書卷第八



州

王

楸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陽山二廬江之霍山
 三舒州之瀟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
 江今土俗皆號而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
 瀟山為漢之南嶽一名天桂山即漢武登瀟大柱山
 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即廬之南
 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即春秋舒國之地張
 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

縣漢武帝移藏神於天柱天柱亦為霍山是則霍山
是則霍山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耶首陽山有三
一蒲坂二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坂為夷齊所鉞
之地以僕考之洛陽者為是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
師瞻彼首陽教弔伯夷論語注謂蒲坂非也歷山有
四一河中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
皆有舜之遺跡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
所塗山亦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
州當塗縣皆立禹縣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
安所

種田養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
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餘百斛安有一畝收百斛
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則
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二
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謂斛漢書之所
謂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為斗字文絕似升
字漢史書斗為斛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
誤左太冲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蠶
說注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

地暖故爾俞益期悺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
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
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重與前說異

二公歸問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
一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誤矣
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楊雄言
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
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天下
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為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
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者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
王載大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
周夷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下則知伯
夷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
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為楊雄用事之誤自不深
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謂語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
逸書之詞

蒼茫作去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
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
側聲蒼字唐韻音庶朗反而茫字上聲去聲皆不收
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誤博聞僕觀楊雄校獵賦鴻
濛沆茫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用春茫蒼又曰野道
何茫蒼注並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
背殘曠江路委迤逢舊春自注蒼茫反聲茫作反用
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

詣金商門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
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虫及雌鷄二事而已僕考邕
集當時答詔間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
三雌鷄化雄四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
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虫冬出七年成門武庫屋壞
八令邕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
傳所不載傳又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
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湏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
集中有表太尉董公何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
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為相國位在太

傳上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啓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郡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畧也僕驗牛八謨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誌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楨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貞外長史神通碑亦云素忌公者媒孽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漢又觀韓雲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

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按詰公表直之則天大怒將貶昺曷獲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即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楊聲秦漢向注秦有主離王翦漢有五侯是楊聲也僕按王粲係畢公高之後畢萬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

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後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離翦五侯為畢氏之裔條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嬀陳由王氏五姓為宗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為婚而已自娶王訢之女魏東萊王基為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為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字文傑墓誌亦有是誤文苑策問曰巨君之姓曾飛馭鶴之苗

童烏舊說

童烏舊說謂楊子雲之子小名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嘆聲也

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楊烏之材年七歲而夭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又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誌集本云遺言云以公儀之子為已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趙德夫謂已已蓋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與今本傳率多蓋謬或以字為名或以名為字或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三二百年姓字顯然著于史策者尚爾不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哉此尤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絢亦王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自魯直始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祐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竿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問曰黃閣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箋拜黃閣將有日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廳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為黃閣初飛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蓋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雄黃以厭火災遂為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來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

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諷奏御案床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勅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寺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有用黃紙詔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用消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齋雜記言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芴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

晉鄭為依

左傳晉鄭馬依焉今讀為延字非鳩字也然觀庚信

有晉鄭靡依之語是讀為媯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書為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媯自葛洪用字苑分鳥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媯如於鳥趙遙於鳥嘉客為用倭鳥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為晉鄭鳥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為二音河北混為一音乃知古者鳥字只有媯字一音然則晉鄭鳥依者謂晉鄭相依耳鳥者請助而庾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其一也謂明皇

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為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皆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瓜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瓜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為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為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為開元皇帝時錢耶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為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為王老疑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恠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柱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元宗亦鑄此錢京師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弟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廟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先見於廉頗葬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日暮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為誰人知唐太宗以

此斥字文士及不知魏帝以此語高歡此類至多姑舉其畧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施之而吳越春秋乃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為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畧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懽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

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此與記小異曰初年元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嚬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願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

所說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事前漢既畧要當以東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僕得毗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選文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一書不知又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康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年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瞻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

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人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周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漢後東道主北道主之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自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為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個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為是言非真以錢阿堵也今直稱錢為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耶且顧長

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
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
必錢耶此與王子猷以竹為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
竹君

野客叢書卷第八

野客叢書卷第九

長洲王楙

李陸娛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
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娛
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分
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
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從侍者一歲
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父溷汝爲也

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醺盡平生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亦高見其有斷斷焉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爲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羸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團樂此政樂爾苟惟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舒

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天逝孑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舒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華之下仰事俯育團樂笑語和氣滿前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

悲苦亡聊則所謂貴與壽者不知其爲樂又不如不與之爲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其壽者將榮之耶抑困之耶殆不可知也

賈逵傳誤

賈捐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爲梁傳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傳謂文帝時誼爲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爲曾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誼於捐之爲三世孫於光爲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禎在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畧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群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禎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

於樂天哉柰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是稹做着子厚做不着耳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畧于茲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辨裝爲

辨嚴或者以謂稱人當曰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即辨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爲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爲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傳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常昭爲常耀愍帝諱鄴以建鄴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如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蘄春爲蘄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

孫皆呼練爲綰隋祖諱忠凡言卽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卽不置卽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持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亦以中卽將爲旅賁卽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武如武賁武林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文淵作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如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

之主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侯諱照以
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
劉思昭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元宗
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
一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
龕爲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
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蓣爲薯藥武山藥至國朝
避英宗諱但曰山藥簽署曰簽署德宗諱造改括
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常純改名貫之
常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
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仁
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平
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
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改名澣武宗諱炎賈炎改名
嵩宣帝諱忱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石晉高祖
諱敬瑭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
翼祖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
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常仁約避武后家諱改
名元忠竇懷貞避常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
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栢溫母諱乃更稱小字武

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故
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脩晉以毘陵封東海王世子
毘以陵為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以崇賢館為崇文
館王舒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為鄆稽
賈曾以父諱至忠不肯拜中書舍人常聿遷秘書郎
以父嫌名換子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
諱換左丞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渭劾涵謂不避父名
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諱
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
同張孟談為孟同范曄以父諱秦後漢鄭泰曰郭太

李翱祖父諱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錢王諱鏐以
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
密為蜂糖偽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蘭香朱高祖父
諱城以武成王為武明王以武成縣為武義縣古人
避諱以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
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為處州處州合上聲
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
以方寇改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
諱以莊為嚴蓋為莊州李祭酒浩為晉諱昭改名韶
案說文自有侶穆字以昭為侶蓋借音耳諸公之論

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
輒之輒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輒之輒乎
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
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
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賈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
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
字皆然細素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之蓋唐初爲世
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遜齋閑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
貴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常丹云相
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
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
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
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耶僕謂人
之官職要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
避士大夫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
爲高也觀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爲當理然不若曰
青山得意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詞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
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
譏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
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
不過涓涓於溝澮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
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若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
甌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窘
豈至是耶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爲信其託
諷之意亦蓋有在此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大謬劉
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
和平爲尽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
見升平年以爲尽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
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
隱居自不辭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
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
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
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

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爲何等語是不思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從王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耶僕謂西清詩話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無事青山白水固自可長君耳前漢人字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少穉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兄昌字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公次公此理明甚張公之名自淵明發之

髯奴事

魯直次王炳之王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緣坡竹注王褒髯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按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僮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爲憾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有畫像存爲髯而肥魯直此筆藏于家有過庭集三十卷行于世舊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挾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徃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迴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
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徃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爲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大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帝自度曲爲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

豈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却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爲除贈曰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拓跋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爲司徒公趙戒爲司空公知是稱不爲無自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卷第九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洲王榭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愆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敞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恤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

拳於光也顯等見權日去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
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者徃徃請
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
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
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
夙息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
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
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檢改則霍氏富貴特
未艾柰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
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

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固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始入中國此蓋論
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畧西
戎傳曰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
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
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
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
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

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推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苕溪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落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灯前細雨簷花落之語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

簷花飛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簷花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在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當時李白亦曰簷花落酒中不但老杜也僕詳味周詞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而漁隱謂其杜少陵出處不相合無乃膠於所見乎唐李暉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樓之語大抵詞人用事圓轉初不在深泥出處其紐合之工有出於一時自然之趣者又如周詞聞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空釵落枕夢驚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窓眼謂婦人午粧

以粉指印眉心耳僕謂此說不爲無據然直作窓牖之
眼亦自意遠蓋婦人粧罷以餘粉指印於窓牖之
眼有自然閑雅之態僕嘗至一庵舍見窓壁間粉指
無限詰其所以迺其主人嘗携諸姬抵此因思周詞
意恐或然社日停針線張文昌句

生子賜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晉賜群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勲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勲耶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
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主亦曰
此事卿安得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
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一事
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群臣各有
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群臣何事乃妄受賞此
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
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
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
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

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
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
阮嗣宗謝元暉任彥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
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跡舍弔
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
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
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以漢碑中引
經書語疏大畧于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
元亨利貞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脩碑曰動乎儉中
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遜遜朝廷
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尊齊
以禮有耻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
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
矢不愆嚴發碑曰鑄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泥
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
史記屈原傳有曰皜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皜
然涅而不淄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
乎東漢如熊君碑隗詡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

也

萱堂

今人稱母爲北堂萱堂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
言樹之背按注萱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
子爲王前驅過而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謂諼草種
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
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居陰
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
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
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毀殘寓敬
恭之意而况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
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旣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
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
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
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
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度軍
之計乎推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
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

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歛兵旁立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竒計而知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爲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耶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事之委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人傑也歟

名字相公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其名字相公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

輦慕司馬食其爲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者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嬾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媪無姓然唐宰相表叙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煇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煇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母媪之姓不見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母媪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王五里人以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

十里與孟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
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
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
耳楊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
亦以文王之囿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耶章懷
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嬴
芊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馬
氏也然西晉當愍懷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於江
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年耳
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歆
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殆天假牛氏之胎以佑晉
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代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爲青州從事謂何曰湘
江野錄云昔青州有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
此說不同相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
者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
下齊而惡酒在鬲上任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

取以爲諭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于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羌戎震驚隴漢四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飢餒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床

人多以夜雨對床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常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也然常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對床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床夜雨不特兄弟爲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此善用常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

思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床夜雨對
床施於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床不止一事而
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
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
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佛雖輕亦重不
然雖重亦輕常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
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負負二書

負半千上書曰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
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
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貧
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
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二書之意一同
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
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于廟堂劄子徃徃以
家貧累重爲言雖使富者習爲是語不以爲異嗚呼
率天爲_下僞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萑蕩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
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萑蕩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

未下皆地名尊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尊羹但未下豔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尊菜下豔豉又曰未肯將豔下尊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尊張鉅山詩亦曰一出脩門道重嘗未下尊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未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尊菜甚佳計未下亦必地名緡素雜記漁隱叢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未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之尊僕謂未下少見出處千里尊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尊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十里之尊蜀慙七山來之賦吳均移曰千里尊羹万丈名膾千里之尊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傳云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也亦爾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

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失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傳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爲明妃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曰畝直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微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適年以來有司扭於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徃莫敢鄉適世態爲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得連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蒸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蒸花時熟號爲蒸花春又有蒸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金

陵春劉夢得詩罵武林中若下春

並食天厨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頤長康所畫清夜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厨知此語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郭解劇孟

長

洲

王

楸

漢書郭解為人靜悍師古注性沉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為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減命作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減命作姦剽攻者減亡命之人剽切也攻穿窬而為盜也謂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減命作姦剽攻不休乃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姦字添一不字乃字為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

曰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為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出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為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師之將也

漢唐人丐閑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為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傳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楊雄解朝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綬之飾

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
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
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
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
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号故以本光祿為銀
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為此官而任遐為光
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是
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
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故民失其業大饑米石
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皆一時
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
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
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
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昊所守郡中
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
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
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

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亦可謂至
廣矣然北史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壘
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
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
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
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范甯
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為送故來布
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
亦復不見孰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
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牽引
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
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
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為言想晉時之弊莫此
為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有數百戶
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恤州郡
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貲而勢
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為非者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早除秦王及建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為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證此語蓋祖蒯通之故智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會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切以為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為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自經繼而上知太子皇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記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

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為丞相至壺關三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

魚亦謂一金萬錢湘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遵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耶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案漢書及太史公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祀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封禪書曰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之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

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趙之
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觀爾容又
以為李氏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
董仲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董君

朝請

今呼朝請卽及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
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日請此合
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
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負本不為官位
東京罷省三公外歲皇室語候多奉朝請云者
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抑是
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卽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
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
制其權旣輕其責甚重徃徃人以為難且以後漢杜
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
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榮戟
復使河東剪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
為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為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

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為縣不以為煩蓋以此也今人為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

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為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集有為歸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為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

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
景帝即位元年至六年稱中元年又六月稱後元年
至三年而終武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後
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以所據而分中與後謂
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耶自是之後不復建後
元之号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
年号为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
二月帝崩元帝末年彌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又來朝
五月帝崩哀帝末年彌元壽元年單于來朝六月帝
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
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鷓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借書集俗謂借一癡借一癡索
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
云借書一強還書一啗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訛為癡
或曰癡甚無謂當作執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
執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
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執然又觀曾直詩曰
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
言貧病惟三篋已辨借書先一鷓又曰亡此書三篋

歸亡酒一鷓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楊雄酒一鷓
乃作鷓夷之鷓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與僕
暗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揚景宗為督役丁後藉沒而景宗貴顯乃
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粧奩器
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婚向者器皿乃歸美家
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
可強執在已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
不然曹氏為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授漢室者曹氏

也司馬氏為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授魏室者司馬氏也
劉裕為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授晉室者劉氏也天
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揚龔二事甚
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
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第
大義其視胡廣趙成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
懸絕雖毀人亦然顏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
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卓莽使范曄作光禹傳則

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

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及如去夏年多躬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恠相書也綴書二篇論易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衛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

生承祐時發與承俱病蔡氏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母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為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日食人月

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万斛晉顧臻曰方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外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歎替惟宸實掌喉脣尚書為喉舌而以為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永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李武曲水聯

句呂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議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荆南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誌亦曰乃作喉脣帝歎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歲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客有新漿馬有粟人客少能留我宿此正杜子美為奴白飯馬青芻肯誇浣花老翁無之意僕

考杜意又出於傳休奕盤中詩曰何惜馬蹄蹄不數
羊由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